

文学性的多元动态阐释

吕敏宏^{1,2}

(1. 陕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2.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鉴于学界对文学性的界定十分模糊,常常因为不能合理地处理文学性各相关因素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而造成争议,为进一步奠定文学研究及文学翻译研究的基础,运用归纳与演绎的论证方法总结了形式主义及解构主义的极端视角,并在此基础上借用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的“构成论诗学”和“条件论诗学”两大概念,分析了文学性各相关因素的性质及其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分析认为:文学性具有多元、动态、开放的特征;在文学性的多元构成中,各个单元均在各自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彼此相互交叉、融合、渗透,任何一个单元都不可能解释整个复杂的文学现象。

关键词:文学性;“构成论诗学”;“条件论诗学”;泛话语特征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9)04-0075-04

“什么是文学?”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在回答“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雅各布森提出了文学性这一术语。文学性的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文学界的广泛讨论,在文学史上形成以俄国学者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及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等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和以美国学者雅克·德里达、米勒为代表的解构主义两大阵营。他们立场不同,观点相异,然而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他们的文学理念中,文学研究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地位和关系总是趋于失衡状态,因而造成形式主义文学性割裂了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而遭到贬斥,而解构主义文学性则因陷入“泛文化”和“泛文学”现象而迷失自我的尴尬局面。本文首先分析了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的不足之处,并且以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的“构成论诗学”和“条件论诗学”为突破口,论证了文学性具有多元动态、开放的特征,它们在文学性的多元构成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彼此之间相互交叉、融合、渗透,它们共同解释了整个文

学现象。

一、形式主义与解构主义的极端视角

20世纪初历史化学派执掌俄国文坛,倾向于把文学等同于社会学,把文学作品看作是社会、政治、哲学、宗教、道德等研究的历史文献和文化实例,使之成为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例证和资料,使文学研究成为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附庸,忽视了文学自身独特的艺术审美特征。在这种历史环境下,一些后来被称为形式主义学者的理论家站出来,呼吁人们将文学研究与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区别开来,强调对文学独特的审美和艺术规律的研究。其代表人物之一的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曾经宣称自己的文学研究旨在探讨文学的内部规律。他说,“如果用工厂方面的情况来作比喻,那么,我感兴趣的不是世界棉纱市场的行情,不是托拉斯的政策,而只是棉纱

收稿日期:2009-06-22

基金项目:陕西师范大学重点科研项目(995120)

作者简介:吕敏宏(1968-),女,陕西泾阳人,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南开大学文学博士研究生。

的只数和纺织方法”^[1]。雅各布森更是提出了“文学性”这一重要术语,试图借此找到文学的本质特征,回归文学研究的本体。他认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2]。就此,俄国形式主义学者认为,只有研究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才是真正的文学研究,而这一追求在之后的文学研究中越来越局限于对文本的语言修辞的研究,而割裂了文学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的联系,走向了文学研究的一个极端,即文本内研究。

20 世纪末,随着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发展以及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人们再次把视野转向了文学以外的社会文化环境。文学的形成、文学性因素不再是文学自身的事情。雅克·德里达认为,文学性并非隶属于文本的本质属性,而是一种关系属性。他说:“没有任何文本实质上是属于文学的。文学性不是一种自然本质,不是文本的内在物。它是对于文本的一种意向关系的相关物,这种意向关系是社会性法则的比较含蓄的意识”^[3]。对文学和文学性的解构与重构,在其弟子米勒那里走得更远。米勒认为,传统的文学已经终结。后现代解构主义学者宣称,传统的文学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4]。正如雅各布森的后来者越走越偏一样,后现代解构主义也逐渐地走上了一条越来越极端的道路。

解构主义的文学观在中国的研究分为两大阵营,其一是以余虹和陶东风为代表的支持者,其二是以王岳川、吴子林等为代表的反对派。前者坚持后现代社会的“文学性蔓延”说^[5],认为文学性在疯狂扩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现实中扩散,另一方面在文学以外的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渗透^[6]。后者则对“文学性蔓延”提出质疑,认为所谓“文学性蔓延”只是一种“审美的世俗化”^[7];文学性不是在后现代蔓延或扩张,而是面临着消解、飘散的问题^[8]。

如果说当初形式主义文学性是因为文学固守自我的自救与反抗而走向了极端,那么后现代解构主义则为了文学的扩张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走向“泛文学主义”和“泛文化主义”。形式主义文学性的极端至少还与文学作品密切相连而不至于丢失自己,而解构主义的文学性则使文学面临着消融在文化研究中的危险与尴尬,因为当某物无所不在,亦无所谓有或无。形式主义的极端不足为取,而解构主

义的极端更值得思索。

二、文学性研究的多元动态阐释视角

显然,文本外研究与文本内研究是文学性研究的两大方面。我们不能过于狭隘地将文学性囿于文本内的语言修辞研究,也不能无限地将它扩大到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那么,该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提出的“本质论诗学”和“条件论诗学”^[9]2 个概念给我们一定的启示。他认为存在着 2 种文学性的诗学体制:一种诗学体制是构成式体制。它规定某些文本的文学属性,文本毫无疑问地被社会接受为文学作品。热拉尔·热奈特称之为“本质论诗学”或“构成论诗学”(虽然热拉尔·热奈特将之称为“本质论诗学”,在他的行文当中,他用得最多的是“构成论”。为统一术语起见,本文统一使用“构成论”。——笔者注)。另一种诗学体制是条件式体制。顾名思义,条件式体制指文本成为文学作品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条件性文学性依赖于主观的美学鉴赏和判断,并且可以随着自身的形式的改变而加强或减弱。在热拉尔·热奈特的文学性 2 种体制中,文学性都建立在 2 个经验标准的基础之上,第一是题材方面的,即与文本的内容相关(它谈论什么?),热拉尔·热奈特称之为“题材标准”;第二是形式方面的,即与文本本身的特征以及与文本所代表的言语类型相关的特征,热拉尔·热奈特称之为“泛话语标准”^[9],即文本的话语形式特征。表 1 是热拉尔·热奈特的“文学性的方式”表格^[9]。

表 1 热拉尔·热奈特的“文学性的方式”

标准	构成型	条件型
题材标准	虚构	
泛话语标准	行文	
	诗	散文

我们以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的“构成论诗学”和“条件论诗学”为切入点,逐渐展开一个文学性研究的多元动态阐释视角。

(一) 构成论诗学

构成论诗学注重文学性的文本外研究,将文学与意识形态、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读者等多方面的文本外因素联系起来。它依靠一套文学传统、体裁规约的支持,充分说明了文学赖以产生的社会语境的

重要性。然而,在论述构成论诗学时,热拉尔·热奈特没有看到历史对文本的选择作用,也没有看到读者的心理期待与文本的互动关系。在他的理论中,构成型文学就是虚构。他说:“一个虚构的文本几乎总被作为文学作品接受,不依赖任何价值判断”^[9]。虽然热拉尔·热奈特的条件论诗学具有审美判断的能力,但是不能成为判断构成型作品的条件。他说:“如果说条件论诗学的定义赋予它以审美判断的名义反映各种条件论文学性的能力,不管条件论的支持者自发地所持的意见,这种能力不可能扩大到各种构成型文学性的范畴”,否则就是“对自己权力的超越和滥用”^[9]。正如他自己所言,他的构成型文学是封闭的、静止的。同时,他的构成型文学和条件型文学是相互隔离,不可交叉的。

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文学作品是社会环境的“被构成物”,或者说是某种“程式”的创造物。这个“构成”的机制就是社会语境的选择机制,文学是选择的结果。正如乔纳森·卡勒所言“使文学作品与其他叙述说明文本不同的是,文学作品经过了选择过程”^[10]。一些书经过出版、评论、再版的过程便被接受为文学文本,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选择文学的过程,即将某些文本定义、接受为文学的过程。在文学形成的过程中,文学批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正是文学批评造就了文学。彼得·威德森在其《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一书中提出了小写的“literature”和大写的“Literature”之分。他认为大写的“Literature”是由批评创造出来的,由此构成了“古典”、“经典”、“伟大传统”,而小写的“literature”是“尚有些文学性可言”的自为存在的文本^[11]。而一旦我们身处一种把一些文本定义为文学的社会语境,我们便不再怀疑我们所阅读文本的文学性,于是,文本的文学性在这种所谓“自觉中止怀疑”^[9]的态度下得到了强化。

关于文学的选择论、创造程式论在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中亦可见端倪。海德格尔认为,在技术社会中,“文学是那已用文字写下、印刷、有着为读者提供阅读的目的的东西。在此方式中,文学成了一种兴趣的对象。反过来,这种文学兴趣也为文学作品所引发——通过文学批评与宣传”^[12],他把这种情况称为“文学工业”。海德格尔的“文学工业”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社会语境、读者与文本的互动作用在文学性研究中的重要性。那么文本在被选择的过程中除了外部因素,文本自身的被选择条件是

什么?这正是条件论诗学所讨论的问题。

(二) 条件论诗学

条件论诗学注重文学性的文本内研究,继承了形式主义关注文学独特的审美和艺术规律的传统,力图挽救解构主义迷失的文学性。文本内研究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文本形式方面的,即文本的话语形式特征,与热拉尔·热奈特所称的“泛话语标准”大体相同;其二是文本内容方面的,即文本的主题思想,它不同于热拉尔·热奈特的“题材标准”。热拉尔·热奈特的“题材标准”虽然与文本的内容相关,但是它过于局限于文本的体裁,因而忽视了文学文本的主题意义的重要性。虽然这种传统的形式与内容的二分法有囿于逻格斯中心主义之嫌,但是还应看到,这个二分法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们所停留的学科水平上,还在于其所表征的2种倾向。

文本的泛话语特征的重要性因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实践而得到证实,勿需多言,主题意义的研究却往往受到忽视。比如,热拉尔·热奈特明确提出了“泛话语标准”和“题材标准”,却将后者局限于文本体裁,较少论及作品的主题因素;乔纳森·卡勒也仅仅将某种属性或者某种特点的语言作为文学文本的一个维度一笔带过。

文学的主题研究自古就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古希腊哲学倡导的文学主题就是揭示真善美。尽管柏拉图认为文学是模仿的模仿,不能显现真理,但是柏拉图把真善美统一于他的体系的最顶层,由真而美而善,为他之后的人类思想活动奠定了基调。亚里士多德批判地继承了柏拉图的思想。他认为,文学通过模仿现实世界的表象而揭示表象背后的普遍规律和本质,因而文学是人们追求真理的方式。黑格尔则把文学艺术与真理的关系推向了极点,认为文学艺术同哲学一样揭示真理,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海德格尔更是认为,“哲学以‘运思’的方式,文学艺术以‘命名’的方式,携手并肩,一道把握存在之真理”^[13]。

哲学家从思辨的角度论证了文学的主题意义,即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是文学主题意义的最高层面。美学家则从审美的角度论述了文学的主题意义。法国现象学美学家米盖尔·杜夫海纳指出,“艺术作品通常都要再现一些东西:它有一个‘主题’。通过主题,作品才真正起意指作用”^[14]。他认为,一般艺术作品中都要处理3个要素:材料、主题和表现。对于文学来说,材料就是语言,当主题与材料达到最完

三、结 语

文学是一种复杂的多元元素聚合体,文学性也相应地是一个多元动态的概念,涵盖文本自身因素和文本外部的多项因素。自亚里士多德开始,文学及文学性研究便走入误区,每一个单元总想凭借自己单方面的力量去阐释浩瀚的文学世界,结果各自不能说服对方。在文学性的多元构成中,各个单元均在各自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彼此之间相互交叉、融合、渗透,任何一个单元都不可能解释整个复杂的文学现象。

参考文献:

- [1] 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M].方珊,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 [2] 雅各布森.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M].蔡鸿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 [3] 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M].赵兴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4] Jonathan Culler. The literary of theory[C]//John Guillory, Kendall Thomas. What's left of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5] 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J].文艺研究,2002,24(6):15-24.
- [6] 陶东风.文学的祛魅[J].文艺争鸣,2006,21(1):6-22.
- [7] 吴子林.对于“文学性扩张”的质疑[J].文艺争鸣,2005,20(3):75-79.
- [8] 王岳川.“文学性”消解的后现代症候[J].浙江学刊,2004,42(3):11-19.
- [9] 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M].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 [10] 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M].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11] 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M].钱竞,张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12] 李均.存在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 [13] 傅道彬,于弗.文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14] 米盖尔·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M].韩树站,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
- [15] 王岳川.英伽登的作品结构论与审美价值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28(5):45-53.
- [16]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孟湄,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

(下转第110页)

美结合时,作品就有了表现的诉求。这两者结合得越完美,文学作品的表现力就越强,其文学性也就越高。英伽登认为文学作品是再现的客体,其“真理”就是形而上质在文学文本中的显现。所谓形而上质就是“崇高、悲剧、恐惧、动人、丑恶、神圣、悲悯”的性质。英伽登认为这些性质揭示出生命和存在的更深意义。再现的客体最有意义的功能就是显现作品的形而上质,通过显现,形而上质“实现自身”,此时形而上质获得了审美价值^[15]。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从自身创作经验出发,充分肯定了文学作品主题的重要性,他说:“在第一水平上,我虚构小说故事,在其上,我发展一些主题。那些主题存在于小说故事之中并通过它不断地被开掘。什么地方小说放弃了它的主题并满足于讲述故事,它就在什么地方变得平淡”^[16]。

至此我们看到,文学性研究可从2个方面入手,即“构成论诗学”和“条件论诗学”,二者结合才可能较为全面地回答文学性的基本问题。“构成论诗学”阐释文学性在一定社会语境当中的动态构成因素,包括社会历史文化环境、意识形态、读者等诸因素。它包含2个方面的互动关系:其一是文学文本的既成事实,指文本已经被接受为文学的一种事实语境;其二是读者对文本的文学期待心理。其中,文学文本的既成事实是读者对文本的文学期待心理的基础,而读者对文本的文学期待心理则更加强化了文学文本的既成事实。“构成论诗学”倾向于约定俗成的惯例。

“条件论诗学”则指某个文本具有成为文学作品的特点,包括主题和泛话语特征。在“构成论诗学”的动态发展中,社会语境对文本进行选择,其选择过程所依据的理由,有可能是“条件论诗学”所评判的结果。可见,“构成论诗学”和“条件论诗学”进行选择、评判文本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交叉、融合、渗透的过程。而在这2种体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条件论诗学”,一个文本想要有长久的文学生命力,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而这个条件就是它的语言感染力和题旨。当“构成论诗学”与“条件论诗学”相结合时,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文本虽然没有美的形式,却被认为是文学作品;为什么有些文本虽然形式突出到足以引人注目,也仍然不会被认为是文学作品;为什么有些文本在一个时期被认为是文学作品,而在另一个时期却被排除在文学之外。

展,晋室皇统移往关中。这期间晋元帝由于在洛阳政权中的地位较低,在血缘关系上又相对疏远,遂不得问鼎。直到关中政权覆没,中原诸王被尽数消灭才真正走上称帝的道路,实现司马氏皇统的南移。

参考文献:

- [1]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初编[M]. 北京:三联书店,2001.
[2] 毛汉光. 中国中古政治史论[M].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

- [3]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4] 田余庆. 东晋门阀政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5]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6]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M].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7] 司马光. 稽古录[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
[8] 许 嵩. 建康实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9] 萧子显. 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Process of the legality's delivery between the Two Jin Dynasties

QUAN Jia-yu

(School of Humanit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In the end of West Jin Dynasty, the Rebellion of Eight Princes leads to the collapse of the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situation in central plains falls apart with the foreign invasion and five minorities rebellion in China. Ministers of former government support Sima family's princes to set up provisional governments – Xingtai one after another, and they all take themselves as legality. Although King of Langya gains the potential to be the emperor, he still has a lot of problems in the legality, which is unknown by the King under the favorable conditions.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 the author researches his goal and finds that the time after the upheaval of West Jin leads the imperial power delivery to short-term chaos and the process of the legality move to the south lasts for several years.

Key words: West Jin Dynasty; Xingtai; legality; Chang'an

(上接第 78 页)

Towards a dynamic multianalysis of literariness

LU Min-hong^{1,2}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Literariness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literary studies, including the stud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Yet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iness has been controversial because the factors of it have never been accepted in balanced ways. This paper aims at making clear of the basic factors of literariness and their different functions so a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literary studies. It first exposes the deficiencies of formalist and deconstructive literariness. Then, based on “constitutional poetics” and “conditional poetics” by Gerard Genette, this paper expounds that a more rational perspective on literariness should be dynamic, many-sided and open, in which all the factors function in their own ways and at the same time infiltrate among one another, and any isolated factor is surely too weak to work.

Key words: literariness; “constitutional poetics”; “conditional poetics”; discourse feature